



空色

张灿◎著



团结出版社

空 色

张灿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色 / 张灿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1.8

(文学天空丛书 / 赵庆军主编)

ISBN 978-7-5126-0612-8

I. ①空… II. ①张…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4060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 (010)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天舜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9.5

字 数: 122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126-0612-8/I.290

定 价: 198.00 元(全 9 册) 本册定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目 录

废墟也是建筑(代序) 陈长林 1

霸王别姬	1
不如错过	8
不可缠绵	13
彩夜	18
窗外	23
冬天的童话	28
繁花深处	33
飞过沧海	37
芬芳如初	41
归去来	46
痕迹	50
红豆别	56
花非花	60
意生花	65
花逝	69
寂寞的咖啡杯	74
倦鸟	80
蓝月亮	85
哥,可不可以不爱你	91

空 色	了无痕	99
	漂流瓶	103
2	月朦胧 人朦胧	108
	且听风吟	112
	青梅	117
	青鸟天空	122
	情人	126
	色祭	131
	刹那芳华	136
	失乐园	140
	守候灿烂	144
	水烟花	148
	死约	153
	天若有情	162
	天使没有翅膀	167
	血玫瑰	173
	夜未央	178
	夜戏	183
	一树梨花	188
	一叶菩提	193
	完臂维纳斯(后记)	198

霸王别姬

1

夜凉如水。风凛凛地从帐篷与军旗的间隙流过,不停歇,不疲倦,不回头。我倚床坐在一张火狐狸皮褥上,借着牛油灯微弱的光,往指甲上涂凤仙花汁。大红,籍最喜欢的颜色,他说世间唯这一种色彩可与我的灿烂相匹。我不喜欢大红,说不清为什么,在这么喜庆的色调里我总能看到一丝惨烈。但是籍喜欢,我就红给他看。

第一次见到籍已经是很遥远的事。那个阳光明媚的春日的午后,我在开满野花的草地上捉蝴蝶。一只拳头样大的蓝蝴蝶,是我平生仅见,乘着翼下扇起的香风,在草丛与花朵间自由滑翔。姿态优美。蝴蝶是个美丽的梦,我发誓要捉住它。

突然,一种异样的强烈的似乎带有侵略性的气息包围过来,我停下来,抬头望去。一匹浑身黑亮泛着油光的高头大马风驰电掣般从山上俯冲下来。马的脚力非常好,踩在尺余高的草丛上,轻盈得像飞。我知道那匹马,日行一千,夜行八百,名为乌骓。我也知道马背上精壮男子的名字:项籍。

一人一骑来到我的身边。我一瞬不瞬地注视着籍,直到他对视上我的目光。他勒紧缰绳,乌骓马一声长鸣,竖起两只前蹄。籍审视我的脸,我任他审视,微微地笑。我是追梦的女子,追梦需要胆量。

你叫什么名字?

虞儿。

做我的女人! 籍霸道地伸出双臂,轻巧地将我抱上马背,不,是掳上马背。我有挣扎,只是我的挣扎无济于事。

指甲涂好了,红艳的花汁在笋尖般白皙的手指上跳跃。把手放在眼前仔细端详。柔软小巧,掌心的纹路复杂而清晰,每一条都刻满一个奇伟的男人的宠爱。大帐的门帘被人撩起,带进来的风吹灭了油灯。是给我传话的侍女,看她小心紧张的样子,我只说了一句话:去大王那里。

帐外的风很大,吹乱了我的发丝。第一次见到籍是多久远的事了,我一直在想,却并不想得到确切答案。三年或者五年都没什么重要,我想的是,其实,人生也像风,朝着一个方向吹过去,无法回头。

2

中军帐内。手臂粗的松脂火把燃得正旺,亮如白昼。高大的男人端坐在案后,看到我,如铁的目光转为柔情似水。我涉水而过。身后,织锦罩衫下摆与青石地板轻灵碰撞,喁喁细语。

坐在案边,为籍把盏。我从不饮酒,为此籍嘲笑我,说我是猫是画眉鸟是禹公山抓来的小花蛇,这些都是籍送给我打发时间的玩伴,然后他会拥我入怀,附在我耳边小小声说,女人,我的女人。

黍米酒发出琥珀般柔和的光晕。我攀住籍的手臂,仰望。是,这个破釜沉舟豪情万丈的男人是天上的那轮太阳,我愿意仰望来感受他的光芒。

怎么了?籍抚上我的脸。

每每籍都问我怎么了,温柔宠溺。以往,我会甜蜜到心生酸软,而此刻,我开始心生疼痛。我不能像籍那样勇敢地面对战况,旁若无人。最近,每天夜里我都能听到呜咽的箫声和远远传来的歌声,我们被困在垓下,粮草殆尽。

帐外有人私语,我隐约听到祸水二字,我还听过更难听的说法,姐己,这让我禁不住心里的颤栗。我不怕他们如何诋毁我,害怕的是,他们将籍当成无道的君王。从雍丘到巨鹿到彭城,籍是他们心中战无不胜的神祇,我不能让这座神像因我而塌垮。

脱去薄如蝉翼的罩衫。雪白的细棉衬裙束紧我柔软的腰肢，丝绦上有籍亲手挽系的一枚蓝玉蝴蝶佩。

让虞儿舞剑为大王助兴。我说。

我费力地擎起籍的宝剑，舞进帐中央。折纤腰，以微步，剑光划出清冷的弧线，和我两袖下的芬芳与落寞。我的脚步不停地旋转，然后，轻抬皓腕，抹向颈间。

当啷，剑落。我亦被所来的力量击倒。青铜酒樽在地上翻滚。籍脸色惨白，大步奔向我，把我抱回寝帐，帮我盖好被子，拥我入怀。没事了，没事了。籍抚着我的后背，不停叨念。压下心事，调匀气息，我假意安然入睡。

籍一直没有停下那只安抚我的手。许久许久之后，我听到籍压抑的声音。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黑暗中，我瞬时泪流满面。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籍终于没能抵挡住连日来的疲倦，沉沉睡去。我悄悄摸出帐外。离楚军营地稍远，我开始拔足在野外的星空下狂奔。披风随风而舞，我像一只大鸟，翩然落入汉军的营地。

3

汉王的大帐内灯火通明，不时有女人银铃般的笑声传出，打破夜的沉寂。有谁能想得到，那个女人竟然是我，虞姬。

我坐在汉王身边，张良，韩信等一班将领分坐两侧，在座的人轮番向我敬酒，我亦不曾推辞，一一饮而尽。黛眉横远岫，绿鬓染春烟，我本为绝色女子，一抹嫣红印上脸颊，更显笑靥如花。

小妹奇功至伟。汉王竖起大拇指赞我。谁说人生不是戏？我是汉王刘邦的表妹，那个春日的午后，我和项籍并非偶遇，从头至尾全是一场美人计。

小妹可有什么心愿？汉王问。

我想听韩将军吹箫。说完，我孩童般心无城府咯咯地笑。谁知

韩信的脸色眼见着涨红起来，这个当年能忍受胯下之辱的男人会如此腼腆，实在让人意外。终究是久经沙场的豪杰之士，韩信红着脸，却还是大大方方解下腰畔的洞箫，认真地凑近唇边。我双手撑腮凝望帐边的烛火，神游物外。听箫并非我的心愿。有的心愿只能放在心底秘密的角落，谁都不能说给谁听。

一曲终了，我鼓掌叫好。韩信的目光若有似无地看了我一眼，缓缓坐下。我突然感到有些冷，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汉王握住我的手，我想抽离，他却愈发握紧。也许是夜太深了，也许是酒喝多了，我的头隐隐作痛。求助地看了汉王一眼，软软地伏向梨花木案。

恍惚中人群散去。被人抱起来，我知道，是汉王。我微眯着眼睛，轻抬皓首，故意让温热的气息吹拂到汉王的脸上。

调皮！汉王板着脸，但我看到他的眼睛里写满……情欲。

三哥。我小小声地唤。我感到汉王的肌肉一下绷紧，然后大踏步朝他的寝帐走去。

是时候了。我探手入怀。扬手。一道寒光飞掠出去，我一声惊叫，挣脱开刘邦的怀抱。韩信手持箫管，鬼魅般站在刘邦的身边。是他打落我的匕首。刘邦隐忍着满脸的怒色，一把攫住我。为什么？为什么要刺杀我？你疯了吗？他摇撼着我低吼。

我当然没疯。事情很简单，我爱上了籍。爱上籍是件很容易的事，那么一个顶天立地胸怀天下的男人，把世间最真挚最温暖的柔情全部倾注给我，因为他爱我，所以，我爱他。

我倔强地闭上眼睛。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不能死在籍的面前，我亦无法忍受籍死在我的面前。可是，我终究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我，无能为力。

4

汉王并没有杀我，他将我软禁在帐篷里，派人轮流把守。我仍能锦衣玉食，还能听到韩信远远从山坡上传来的箫声，只是失去了自由。那天阴得厉害，仿佛随手捏一把云，都能滴出水来。汉王与韩

信来到我的帐里,问东问西,迟迟没有走的意思。

小妹? 汉王欲言又止。

我抬头望向他,静等倾听下文。

小妹可否还愿做我的王妃?

我愣了一下,记忆一点一点回溯到从前。那时候我还小,汉王抱我坐在他的膝上问我长大后要做什么,我说做天下最美丽的王妃。汉王说如果三哥是王呢,我说那我就做三哥最美的王妃。呵呵,那是儿时的戏言。

迎上汉王的目光,那里盛满期待。

我摇头。

天下归一后,我带你归隐田园,荡舟山水间可好?

我还是摇头。我对刘邦没有恶感,只是我是女人,我的心很小,只能装下一个爱人。刘邦的脸垮下来,拂袖而去。韩信对把门的军士耳语了几句,也跟着去了。士兵端来白陶的圆肚壶与鹤嘴杯,里面是清水,与每次没有什么不同,我正有些口渴,拿起来就喝。喉咙间一阵刀割般的痛,我失去了知觉。

5

两军对峙,剑拔弩张。我被裹在一件黑披风里,安放在汉王翠英华盖的战车中。此时,我是一枚浑身无力的棋子,称安放很恰当。

战旗烈烈飘扬,战鼓咚咚作响,士兵驱车来到阵前,我看到了日夜牵挂的籍。籍依旧盔明甲亮气宇轩昂,只有我能发现他精光四射的眼眸中流露出的那丝落寞与焦虑。

项籍,你已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山穷水尽,众叛亲离,还不快下马受降! 刘邦用马鞭指着籍大声喊话。

籍略一愣神,哈哈大笑,挥舞虎头盘龙戟,直奔汉军冲杀过来。两军相接,人仰马翻,那一刻我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不喜欢大红,那是血的颜色。

我的目光追随着籍的身影,籍是在打仗吗? 我怎么觉得他正以

天地为卷,自由挥洒地在上作画!项籍,我的籍,不出世的英雄,纵横天下的霸王,战场上不败的神话。

刘邦的脸色难看至极。突然,他扯下我的披风,将我提站起来。项籍匹夫,你看这是谁?他大喊。原来的人声鼎沸立刻变为悄无声息,周围寂静得怕人。

籍停下手,寻声望来。

战车中的女子,上着绣凤碧霞轻罗衫,下着散花水雾百褶裙,肩若削成腰若约素,肌若凝脂气若幽兰,眼若水杏脸若芙蓉,娇媚无骨入艳三分。

籍好像停止了呼吸,他就那样看着我,呆若木鸡。

刘邦目露得色,揽我入怀。虞儿是我的汉王妃,当初去你身边,不过效仿西施消磨你的斗志,如今美人江山尽归我有,项籍,你服是不服?

籍的脸变得雪白,决绝的目光射向我,无尽悲凉。我几次张口欲辩,却终究什么也没说。这时,箭如雨下,眨眼间,籍已身中数箭,摔落马下。

6

真的下起了雨。

我的脑海一片空白。

我轻飘飘地走下马车,轻飘飘地走向我的爱人,像一抹没有重量的魂灵。籍挣扎着单膝跪地,眼里有冷漠鄙夷也有不解。

近了,更近了。我来到籍的身旁,跪了下去,怜惜地抚摸上他的身体,一寸也不落下。这是我亲手给他缝制的丝绦啊,这是我无数次给他擦亮的乌金甲啊,这是给了我如许温暖宠爱铜打铁铸的身躯啊,自此就都要消失了吗?

为什么?籍吃力地问我。

我不能回答。即便那天的清水中没被刘邦放入哑药,我亦不能回答。籍的今天全因我的罪孽,即使用生生世世的忏悔,也换不回

什么。我拔出籍腰间的佩剑,为爱做最后的舞蹈。

雨打湿了我的裙裾,随着裙摆的旋转化成雨花,飞散出去。我的爱,你看到我的心了吗,我的心也是雨花,碎成一点点,一片片,一瓣瓣。我围着籍翩翩起舞,为他步下生芳。我糊满雨水的脸,是为他绽放的晨露下的清莲。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籍,轻启朱唇,为他无声而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轻抬皓腕,勿向颈间。

啊……,是籍撕心裂肺般的怒吼,然后,慢慢的,慢慢的,世界归于盘古初开天地时的宁静。

我累了,我就要睡去。那是一个梦吗?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的午后,一个美丽的女子追着蓝色的蝴蝶,一个精壮的青年乘着乌骓马挟风而来,霸道地将女子掠上马背,一起向遥远的天际驰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不如错过

1

凌晨,空气静谧。涓坐在电脑前,和千里之外的鸿对话。

涓:下雨了。

鸿:喜欢雨?

涓:是。容易有艳遇。细雨霏霏,乘路滑之机,在帅哥身边假装跌个跟头,起码能博一双怜香惜玉的手搀扶一下。

鸿发过来一个笑脸,然后要求视频。

涓:你说过你的好奇心已经丢了。

鸿:你可以不接。

涓想了想,点了接受。不是宽带,影像以老牛拉车的速度相互传递。涓眯起眼睛,等待观察对方的反应。终于上来了,涓看到一个年轻男人直向椅子后跌去,紧接着屏幕上战战兢兢出现“何方妖孽”几个字。涓哈哈大笑,将贴在脸上的黄瓜片、西红柿片纷纷震落。何方妖孽?她不过在用自己的方法做面膜。

男人夸张地坐好。“一直以为你面部肌肉失去功能,原来还会笑。”他一边冲她挤眉弄眼做鬼脸。涓只觉一阵温暖漫过来,匆匆打完“再见”两个字,把QQ关掉。

2

熄掉所有的灯,瞬时,无尽的黑暗淹没一切。

涓躺在宽大的床上翻来覆去。鸿的话仿佛撕开了她身上的某

处伤疤,丝丝拉拉的痛让她毫无睡意。有多久没开心地笑过,她自己都记不清了。

涓没有正式工作。有时候她会在夜深人静时写一些用她自己的话说无病呻吟的文字发给各家杂志社,经常被采用,不过稿费很少,不足以养活一个人。涓并不以此为生,她习惯华衣锦食,一年的稿费够她买两瓶香水钱?她把那笔干净的钱捐赠出去。除此之外便是和别人聊天。

涓与网友聊天通常不超过三次,鸿是保持最长记录没被删除的一个。现在的男人太没有风度,一上来便问你是不是美女,要求视频,稍有姿色便提出上床,令人作呕。鸿没有。在网络中他们相识已经半年,遇上了淡淡地打个招呼,很长时间看不到,他会留言:怎么这么乖?心情特别不好时涓对他发泄:祝你做噩梦,鸿也照单全收:是,我喜欢噩梦。温柔得令人想哭。

黑暗中涓又哭了。鸿瘦削而干净,是她喜欢的样子。只是她还会有什么资格喜欢他!

3

涓只在阳光微弱的天气上街,她认为那种天气街上的人少,她身上发出来的气息便不会被闻到。涓觉得她的体内有一股腐败的气息向外发散,喷哪个牌子的香水都无济于事。

雨淅淅沥沥一直没停。黄昏,涓撑着花伞步行很远来到 BIUE 酒吧。坐在角落里,要一杯苏打水,轻呷细咽。她一向是鲸吞豪饮威士忌的主,头一次,她想清醒地把时间消磨掉。昏暗的灯光下人头攒动,一个身材臃肿的中年男人打着酒嗝挤到她身边,涓厌恶地皱起眉,将头别过去。男人转到她对面,涓起身便走。

“做婊子还想立牌坊,什么玩意!”男人恼羞成怒,破口大骂。

走出酒吧的大门,涓犹自嘿嘿冷笑。她笑自己太天真,来这种地方还妄图清醒。走得匆忙,伞忘带出来了;她顶着雨,抱紧双臂,瑟缩着往家走。出租车经过身边时不停按喇叭,全当听而未闻。回

到家里时，她浑身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的。

沙发里站起来一个男人，二话没说把她推进洗手间的篷头下。水很温暖，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种。

4

涓还是病了，脸蛋烧得红扑扑的，非常美艳。男人殷勤地端茶倒水，喂她吃药。他说涓，你真漂亮，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就是这个样子。涓虚弱地笑，伏在枕上沉沉睡去。

涓睡得并不安稳，她梦见自己回到幼儿时代，父亲病逝，母亲带着她改嫁。继父高大而猥琐，常常因为她犯一点小错不给她饭吃。母亲很怕继父，眼见着自己的小女儿挨饿，躲在一旁偷偷地哭泣。

涓从梦中惊醒，大声冲男人要吃的。男人说你现在病着，吃太多对身体不好，涓不依，骂谁不给她吃的谁就不得好死。男人没说什么，默默地把很多吃的堆在她面前。涓一动没动，突然扑进男人的怀里，泪流满面。

“我不会背叛你，我发誓不会背叛你。”她隐忍地抽泣。

男人轻轻抚摸她的头发。

“我相信你。”他说。

涓打了一个冷战。他说相信她，可是，她能相信自己吗？

5

三天后男人留下一笔钱，走了。临走时涓抱着他的腰，哭得像个孩子。

“什么时候还能再来？”她问。

男人轻拍她的后背。

“总会再来的。”他说。

“我会想你。”

“但别喝太多酒。”

“我寂寞。”

“在电脑前坐得太久,有辐射,女孩子容易老。”

“能不能不走?”涓仰起头,目光里充满渴望。

男人摇头,推开涓,走出门去。涓扑回到床上,痛苦地缩成一团。游戏总有它的规则,破坏了这种规则,游戏失败了,玩游戏的人即会出局。她不想出局,但她真的已经厌倦这种游戏——除了等待还是等待。她看到一朵花在无尽的等待中渐渐褪色,枯萎,凋零……

6

涓拖着虚弱的身子坐在电脑前上网。安妮说只有两件事情能够让她忧郁:贫穷和寂寞。如果手里有了钱,那就只剩下寂寞。安妮还说读书是好学生,工作是好同志类型的男人让她快乐。涓喜欢安妮,她觉得安妮是个和她一样的女子,不然不会有那么多话都说到她的心理去。她寂寞,但鸿的淳朴和宽容让她快乐。

涓隐身,成天在 QQ 上挂着。鸿在,她会主动找他,鸿不在,她会给他留言。给鸿留言时,敲击着冰冷的键盘,有时候她的眼泪会不由自主地淌下来。

“找不到心灵的归宿,放逐和麻醉同样无效。有人说爱情是一种可以抹平伤痕,抚慰灵魂的妙药。什么是爱情?将要饿死时,一穗玉米会比爱情可贵十倍,可是这个选择并不高尚。”

鸿回复:呵呵,傻子才选择高尚。

“生命是一场回家的旅程,走到终点才发现走错了方向。”

鸿回复:保持一颗敏感而善良的心,陪着同样走错方向的人大哭。

“我是一个女巫?”

鸿回复:是,且法术高深,无所不能。

……

涓一天比一天开朗。她像个精神病患者似的满嘴呓语,就有人

陪着她信口胡说,她以此当作一种幸福。那天,鸿说他出差,火车经过涓所在的城市,将停留 10 分钟。涓说:好,我在站台上等你。

7

天气很好,涓戴着一副墨镜,步履轻盈地走出家门。果然有乐极生悲这种事,还剩最后几级台阶时,没来得及尖叫,涓已经一个跟头跌了下去。半边身子木木的,一只脚踝眼见着肿起来。涓挣扎着爬到台阶上坐好。她从来不带手机。男人送给她很多手机,她不带,她说宁肯提拎个蝈蝈笼子也不带那种扰民的玩意。她盼着有人快点经过,帮她叫辆车,去火车站。

时间一分一秒地滑落,很久后涓长出一口气,缓缓地闭上眼睛。

他们不过是彼此生命中的两个过客,既然无意改变,相见,不如错过。